

人生智慧

拥有一颗宽容的心

■ 嵇振文

大文豪雨果曾经说过：“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，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，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。”

拥有一颗宽容的心，虽然也许需要承受暂时的痛苦，但是却可以省却人生之路上的诸多烦恼，拥有属于自己的快乐。

正如我们不可能找到两片一模一样的雪花，每个人的天赋、个性、能力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。人是社会的动物，离开了特定的群体，人几乎不能生存下去。

亚里士多德指出，离开城邦而生

活的人，不是野兽就是神明。

城邦作为一个带有伦理含义的群体，被亚氏赋予了十分重要的意义。纵览历史，不论是古希腊的城邦、罗马的世界帝国，还是中世纪的封建采邑、近现代的民主国家，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共同体内，作为个体的人只有在群体内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。由于我们只能生活在群体之中，因此就要面对形形色色禀赋异于自己的他人。有时候，这种差异让我们感到极度的不适与痛苦。正如佛家所云，“爱别离、怨憎会”成为了人生八苦中的两种，想想每天必须面对一个令自己不愉快的人，那真是对个人意志的一种考验。

很多时候，我们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，因为我们无法凭一己之力改变这个环境，只能让自己逐步适应这个环境。每当我们为命运弄人而感到无奈时，宽容就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。纪伯伦曾经说过：“一个伟大的人有两颗心：一颗心流血，一颗心宽容。”用微笑面对那个让你讨厌的人，你得到的将是更多的理解与笑容。“求大同而存小异”，你会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矛盾有时可以通过沟通与宽容而化解。

有人担心，自己对别人宽容，但是别人却对自己刻薄该怎么办？这种担心不无道理，有时候自己的宽容无法换回别人同样的宽容。理想和现实总有一定的差距。依照现代市场经济的理性计算的标准，宽容是一项收益与成本不成正比的行为，但是，宽容就好比播下了一颗善的种子，只要土壤条件合适，它一定会长成一棵参天大

树。宽容为我们带来了好的人缘，减少了我们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阻力。宽容使我们保持良好的心态，为我们带来了健康的体魄，使我们能够有更多时间享受高品质的生活。

宽容是有限度和底线的。对于某些原则性问题，我们绝不能用宽容去否定法治原则。对于罪行的姑息，就是对善行的一种伤害。对于犯罪行为给予的惩罚，是对已经被扭曲伤害的某些社会关系的调整。当然，我们也应该保护罪犯的基本人权，不使惩罚成为一种过度伤害。在当今法治社会的建构中，“以德报怨”固然值得人们尊敬，但是我们更需要“以直报怨”。只有用法律的“正义之剑”去裁处社会事务，我们的基本权利和幸福生活才能有坚实的保障。

宽容对于个体的生存十分重要，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同样发挥

着很大的作用。根据西方社会学家的社会成本理论，如果一个社会的成员之间互相不信任，那么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将大大增加。如果社会运行能够建立在信任原则之上，那么更多的资源便可直接投入到社会生产领域中，中间成本损耗的减少必将导致效率的提升。宽容就是建立信任的“粘合剂”，它可以化解人与人之间那层不可见的隔阂。如果社会缺少宽容，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就很难进行，共同体就面临瓦解的命运。一旦共同体瓦解，个体又将被重新抛入命运的不确定性之中，相信这是大多数人所不愿意看到的。

“海纳百川有容乃大，山高万仞无欲则刚。”宽容使我们变得更加伟大、更加坚强。“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”

我愿拥有这样一颗宽容的心！



靛蝶梳妆 ■ 阳德青

意犹未尽

午夜肖邦

■ 陌桑文

多年来的习惯，我总是要将自己留到午夜，才心有不甘地睡去。在静寂的夜里，在月色般的灯光下，我像在等待什么，在找寻什么，也许是一个隔着时空的久远的微笑，也许是隐藏在帘幕后一丝虚幻的亮光。然而，我知道，我什么也没有等待，什么也没有找寻，我只是枯坐着，坐在深深的寂寞里，坐在浅浅的怅惘里，从有限的时光中，切割出薄薄的一片属于自己的静默来。

我在床头，拥衾独坐，调频广播在墙边絮絮叨叨地，我却全然不知所云。夜越来越深，雨声越来越响亮，在阳台的玻璃窗上有一声无一声地敲打着。

就在这时，电台里传来了乐声。我仿佛看见一双孱弱而苍白的手，忧郁地从宝石一样的钢琴键上轻轻抚过，湿漉漉的气息，随着乐声顿时从窗边弥漫过来。那些凝重的雨滴，如泪水，一点一点地从他的指尖滴落下来，打着门前乌黑的铁皮棚，打着乡村小径上疾驶的马车……

这是肖邦，这是肖邦的雨滴。很多年了，它总是在我午夜梦回的时候，悠然响起，那么多曾经清幽的月光，都被这忧伤的琴声打湿了。

八年前，我独居在合肥逍遥津公园边一幢陈旧的红砖小楼里。楼下住着一位音乐老师，经常有孩子去他家里学钢琴。

在那些寂寞的日子里，我听熟了很多曲子：圣桑的天鹅，舒伯特的夜曲，柏辽兹的幻想曲，维瓦尔第的四季……而在一些漫长的午后或者黄昏，没有学生上门的时候，钢琴老师也会独自弹奏，而弹得最多的，就是这首雨滴。

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弹琴的人，但听琴声，我知道，他是一个疲惫而沧桑的中年男人，因为那琴声里流露出来的激情是坚硬的，忧伤是温暖的。只有一个长久地失落的男人，才会有这样深沉的感悟。

几年后，我来到上海，住在康定花园后面一幢破旧的石库门民居里。住所相当逼仄，生活也很清苦。一个人独处的时候，我就常常深深地怀念合肥，怀念红楼窗外葱郁的梧桐树，怀念晚风里那些叮叮咚咚的琴声。于是，我就到音像店里去找那些曾经陪伴过我的音乐，试图让自己乘着音乐的翅膀，回到从前。

很多个夜晚，我在入睡前往CD机里插一张光盘，用音乐给自己营造一个梦幻般的世界。

让那些优雅旋律覆盖我，淹没我。我就在音乐的潮水里慢慢下沉，下沉，然后浮上来，飘荡着，飘荡着，落叶一样，仿佛很柔的风都会把我带走，将我带到一个没有人知道的角落里，轻轻放下，让我沉睡一千年，永远都不要醒来。

诗抒胸臆

老年四季歌

■ 丁常箭

春

花红叶绿青山美，
燕歌莺舞献妩媚。
俊翁靓展展英姿，
春风吹泄扫阴霾。

夏

夏蝉高鸣柳起舞，
姪翁音韵展歌喉。
靓衫鲜裙随风摆，
放眼处处是祥和。

秋

天高气爽枫叶红，
谷穗起伏如潮涌。
莫道岁暮寒流至，
金秋丰物在手中。

冬

草木凋零素妆白，
皑皑飞雪迎面来。
耄耋老年吟作诗，
梅花报春争艳开。

武夷行

■ 郑宝恒

仙筵闻说幔亭张，
九曲偏宜曲水觴。
别有他人尊五岳，
武夷我自爱徜徉。

杨浦记忆

老早底的消夏纳凉

■ 韩云珠文

讲起老早底上海人的消夏纳凉，条件比现在要差得多了。但天气再热，日脚总归要过的。

下午四五点钟，石库门弄堂里，放学和下班回家后，大家忙着沐浴。男孩穿一条短裤，在天井里哗啦啦地洗，洗好了回屋，将湿短裤换干短裤。女孩在屋里关上门窗，拉好窗帘后洗。若家中姐妹多，热煮好的热粥，放进浴盆的冷水中，待到粥凉了，冷水已变成温吞水。

吃夜饭时，家家在弄堂口摆一张小桌子。当令的落苏（茄子）、番茄、蚕豆、丝瓜、冬瓜炖肉汤是少不了的。一些主妇暗较劲。那时买熟菜很有面子，如猪脑子、酱牛肉、猪头肉等。比了小菜后比点心，百合绿豆汤、莲心羹、地栗（荸荠）糕等消暑点心各自端上来。

夜饭后，一家人隔天会享用西瓜、黄金瓜或浜瓜（三林塘浜瓜）。西瓜买来后，到天井里去吊一桶井水上来，放在井水中浸泡一会。啤酒装在一个带绳子的竹篮头里，吊下去搁在井水里，就相当于冰啤酒了。偶尔也会买一捧产自浦东张江的水红菱，边剥红菱边哼沪剧《卖红菱》：“六月荷花结莲心……”这是当时杨飞风魔城中的唱段。

天色渐暗，一家家大人小人，一

只手拿蒲扇，一只手拎凳子、竹榻、躺椅等，施施然到弄堂口乘风凉。能讲故事的男子，身边围着一圈人，讲到紧要关子，他故意停下来，咳嗽几声，旁边的人心领神会，马上给他递烟递茶，于是，抽一口烟，喝一口水，清清嗓子，他又讲下去了；欢喜文艺的小青年，吹起口琴、笛子，拉着二胡，唱几段革命样板戏；另一拨人，聚集在昏黄的路灯下，下陆战棋四国大战，人声鼎沸。

弄堂口很闹很拥挤，但留出一条小通道，供人走路。当一个打扮得清清爽爽的姑娘，或一个穿着很正点的小伙子走出来，大家都知道他（她）要去约会了，而他（她）在注目礼下，带点羞怯地离开弄堂。

约会到啥地方？城中的人民公园、复兴公园、虹口公园、杨浦公园等，一般开到夜里九点钟。傍着荷花池，肩并肩坐在长椅上，但美中不足有蚊虫叮咬。较理想的是进电影院看夜场，冷气开得足，而且那时候恋爱中的男女很持重的，也只有在黑漆漆的电影院里，才可以拉拉手。

出了公园或影院，男的会买两杯酸梅汤，与女的一人一杯。当年的酸梅汤酸甜可口，止渴生津。

约会男女分手后，各自回到自己的弄堂，但见一条弄堂里，铺着门板，搭着帆布床、钢丝床，还有用两条长凳子拼成的“板床”等，横七竖八躺着露宿的人，有的已鼾声呼呼。